

台港文学·散文卷



黄昏开始 下的雨

TAI GANG WENXUE
SANWEN JUAN

HUANGHUN KAISHI
XIA DE YU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台港文学·散文卷

黄昏开始下的雨

HUANGHUN
KAISHI XIA
DE YU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严麟书

封面设计：邵秉坤

黄昏开始下的雨

《台港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淳安千岛湖环球印务
有限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333000 印数 0001—15000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0814-7/I·749 定价：14.50 元

出 版 说 明

现、当代台港澳文学是整个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台港澳文学作品被陆续介绍到大陆来，作为我国首家专门性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期刊——《台港文学选刊》，十多年来坚持“瞭望台港社会的文学窗口，联系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的办刊宗旨，较为系统、全面地向大陆读者介绍了大量优秀的或有一定认识、审美价值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现在，我们特请《台港文学选刊》编辑部，从该刊十多年来所刊出的大量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精选佳作，编辑了一套“台港文学精品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这套丛书按体裁分为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和纪实文学卷，收录了自林语堂、苏雪林、台静农、梁实秋、琦君、张爱玲，至白先勇、陈映真、洛夫、余光中、王鼎钧、西西、林清玄、简媾等一百多位作家的三百多篇作品，让广大读者可以较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与成就，增进对台港澳社会现状的了解。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5年7月

目 录

林语堂

论泥做的男人 (1)

论解嘲 (4)

苏雪林

我家的“麻猫酸丁” (6)

台静农

伤 逝 (10)

梁实秋

中 年 (13)

职 业 (15)

讲 价 (19)

侣 伦

书与爱书家 (21)

曾敏之

遇 旧 (24)

琦 君

下雨天，真好 (30)

思 果

主 客 (36)

张秀亚

你去问雨吧 (41)

柏 杨

大嚎集中营 (45)

潘人木

共饮一杯芬芳午后 (50)

胡品清

深山书简 (57)

等 待 (63)

张爱玲

爱 (66)

必也正名乎 (67)

陈香梅

墓 前 (72)

艾 雯

秋天里的春天 (76)

子 敏

一间房的家 (79)

农 妇

哈佛人 (82)

赵滋蕃

木 讷 (84)

王鼎钧

欲 (86)

夜 行 (88)

那 树 (91)

脚 印	(94)
陈之藩	
剑河倒影	(98)
萧 白	
走失的五月	(112)
老 康	
贵族新释	(115)
洛 夫	
诗人与酒	(117)
余光中	
山 盟	(122)
我的四个假想敌	(131)
借钱的境界	(137)
张拓芜	
坐对一山愁	(141)
郭 枫	
空山鸟语	(146)
庄 稼	
花在山冈上	(149)
颤抖的白杨	(153)
梁锡华	
炎夏记裸	(155)
来鸿去雁	(162)
漫语慢蜗牛	(168)
林文月	
卖花女及其他	(173)
金耀基	
是那片古趣的联想	(180)

西 西

看 画..... (184)

琼 瑶

敲三下，我爱你！..... (188)

小 思

京都杂想..... (192)

简 宛

叶归何处..... (194)

许达然

回 家..... (199)

交响乐..... (202)

张君默

相思到八十..... (206)

好司机..... (207)

刘静娟

响自小径那头..... (209)

王润华

在修道院静修记..... (214)

张晓风

爱情篇..... (219)

矛盾篇..... (222)

董 桥

中年是下午茶..... (233)

给后花园点灯..... (235)

说品味..... (238)

亮 轩

主与客..... (241)

杏林子	
视死如归·····	(245)
三 毛	
不死鸟·····	(250)
席慕蓉	
丰饶的园林·····	(252)
潘铭荣	
书奴搬家记·····	(256)
黄维梁	
普及文化的英杰·····	(260)
洪素丽	
昔人的脸·····	(262)
彦 火	
那一程山水·····	(266)
郑明嫻	
从陋巷中走出天地·····	(271)
阿 盛	
厕所的故事·····	(278)
袁琼琼	
爱情二题·····	(283)
谢武彰	
烟波手记·····	(287)
应凤凰	
书痴忏悔录·····	(294)
龙应台	
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	(301)
李 敖	
还我万岁！·····	(305)

林清玄

黄昏菩提..... (309)

鸳鸯香炉..... (316)

暖暖的歌..... (321)

苏伟贞

黄昏开始下的雨..... (328)

陈 黎

老鼠金宝..... (332)

伊 说

堂屋的事..... (335)

梦 如

九月，第二根琴弦..... (342)

龚鹏程

死 雨..... (348)

焦 桐

右脚的某一根脚趾头..... (352)

郑宝娟

给不知名的神..... (354)

柯翠芬

随意小札..... (359)

李渡予

墙 眼..... (365)

简 嫔

寂寞像一只蚊子..... (371)

母 者..... (379)

张曼娟

与爱情错身..... (387)

林耀德

靚 容..... (391)

排名战争..... (398)

钟晓阳

贩夫风景..... (400)

蔡深江

漫步经心..... (403)

编后记 楚 楚 (410)

林语堂 (1895—1976)

论泥做的男人

袭人的行为人品，比大观园里任何男子强，这是我上回说的话。大观园的男子，何以那样不行，都是泥做的，贾政在内——这个道理，我倒想讲一讲。我想《红楼梦》全书中，只有薛蝌可以算为好男子吧。大凡《红楼梦》文字技巧出色处，在于描绘儿女私情，迷人处，恐怕也就是在此点。因此红楼一书，英雌多而英雄少，英雌中又以丫头比姑娘出色。所以它不像《三国演义》，活现地写出关羽、张飞等一流人物，也不像《水浒》里，有武松一类的男人。我们不能据此而论，中国社会只有泥做的男人。我们看《汉书》有范滂一流人物，也有范滂的母亲，都是有气节的人。那时还是封建社会，有义侠之风，睚眦必报（详见《二十二史札记》），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风，也像日本的武士道，也像宋江忠义堂的义侠。欧洲骑士风，很奇特的，又演成骑士式的恋爱，出生入死，忠心保护他们所事而兼所爱的女人。所谓罗曼的恋爱故事，把恋爱与奇侠联合起来。后来大炮兴而城堡废，剑术就衰下去，而所谓骑士之风，也跟着无形消灭。机关枪虽好，杀人太容易了，用不着以前的剑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日本的武士道，去今未远，到底在第二次大战，还能表现出来。

我们要讲的在此。一国有一国的社会上标准男女的理想。这理想跟着社会环境及时代潮流而不同。我想以前俗语所谓汉子，绝不是江南才子的小白脸。所谓好汉，也就是英雄人物，有矫健的身材与超人的毅力，有作为，神气十足。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这类的英雄好汉，像岳武穆、文天祥这种人。孟夫子讲大丈夫，似乎比君子两字，气派大一点。只为社会环境，及中国的重文轻武，这理想的汉子，渐渐趋近于温文尔雅的书生，在宋词中长吁短叹，哭哭啼啼。虽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因为没有人权保障，结果屈的时候多，伸的时候少。韩信受胯下之辱，实际上能受胯下之辱而做不到韩信的，占大多数。法律人权既没有保障，退一步想，龟头缩入龟颈，也就可以生存了。由是男人的理想也变了，大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颇足表示此人甚有涵养，将来可以大有作为。接着女子的理想变了，索性把节烈义气的美德，都交给女人完事。说起来，烈女烈妇，特别受社会的崇拜。若单论青史留名的，烈女比烈士多些。这里有点奇怪。所以《红楼梦》里的男子，都像泥做的。《金瓶梅》里头那些男子，真一无是处，不是东西。自然明朝那种风气，宦官作威作福，朝官可以以“廷杖”（打屁股），并且宦官要命打死，就可以打死，要养起大丈夫的气派是养不起来的。

大家都是黄帝子孙、神明帝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金瓶梅》那些土豪劣绅、衙役走卒，是真实反映当时的社会。我们那些“同胞”，是不足为训的。不足代表什么东方的精神文明。我们道一声惭愧罢了。

何以这样？孔子言仁。我的意思，这仁字，就是讲人的本性，仁者就是未失本性的人，不论男的、女的。这是我的愚见。在英文应作 Manhood 译出。《论语》“仁”字，说得有点含糊，有点玄秘。利与命与仁，是子所“罕言”。平常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命尹子文许以忠，却“未知焉得仁”。陈子文许以清，却也“未知焉

得仁”。其余像管仲、子产，虽是贤人，都够不上。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但是他们饿死首阳山，孔子便称为“求仁而得仁”。这就近于气节，近于 Honor 了。明明白白，在这种地方，仁字绝不能解为仁爱，是说一种理想的人及人的理想。

我想仁本有二义：（一）是人人本有的人性；（二）指仁爱的仁。这两种意义连贯，在英文，“人”字也同样演出 Human Humane、Humanitarian 数义。因为是人，所以有仁者的存心。在人的理想方面，仁者是能充量发挥人的本有的明德的人。所以欲明明德，是因为人本有可贵的本性，常为习俗所移，物欲所蔽，失了这本有的人性。想要做，而每每做不到。所以君子应无终食之间违仁，颜回也只能三月不违仁。这样讲，仁就有点难了。但是因为仁本来是做人应有的，而人人所有的本性，所以又说说不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讲，仁又不难，只要不要失了本有的人性，就可称为仁。匹夫匹妇，常常也可以做出杀身成仁的大事业。如此把仁字讲为不失做人的应有的气质甚合。孔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又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就是说人人可以保存这做人本有的气质。所以子产济泉，惠而不费，与气节无关，故贤者未必仁。孔子单独赞那位箪食瓢饮穷居陋巷的颜回，平常的人少有能尽量发挥或保守人的本性，也不够弘毅，所以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仁者的地步。

大概孔子虽然罕言仁，但是他心目中清清楚楚知道怎样才是仁人的本色。换句话，也可以说怎样才是真正的好汉，只可惜世上的好汉无多。这仁者不但是弘毅有为，同时也有仁者的存心，已达达人，是近情近理的一个人。我想若西方林肯可以当之。在英文有时我们听见朋友说 He is a real man，是赞叹这人真有男子汉的气魄，也是慨叹世上真好汉的不可多见。

后来孟子加以发挥，而用大丈夫字样。我想应伯爵及贾璉这些人，绝不是孟子所谓大丈夫的好汉吧。花蕊夫人之讥，也是有

所谓而发生。我崇拜李香君。我为什么崇拜李香君？

论 解 嘲

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姗蒂柏（Xantippe），她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氏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氏还是娶她。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驯马没有什么可学，娶个悍妇，于修心养性的功夫大有补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好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林肯的老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大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十二三岁，不知道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骂不绝口。小孩去向报馆老板哭诉，说她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件小事。

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她十多年，这小孩子偶然挨骂一两顿，算什么？”这是林肯的解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赫恩顿（Herndou）写的传记，说是应归功于这位太太。赫恩顿书中说，林肯怪可怜的，每星期六半夜，大家由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又

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空说理。因此乃开始“游行”派的哲学家（Peripatetic School）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驳诘。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婆。

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几个名人临终时的雅谑。这种修炼功夫，常人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市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氏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被判死刑，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大约如此。）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

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守礼甚谨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刺刺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我尝读耶稣最后一夜对他门徒的长谈，觉得这段动人的议论，尤胜过苏氏临终之言。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言：“上帝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为，出于不知。”这是耶稣的伟大，出于人情所不能及。这与他一贯的作风相同：“施之者比受之者有福。”可惜我们常人能知不能行，常做不到。

（均选自《台港文学选刊》1989年第9期）

苏雪林（1897— ）

我家的“麻猫酸丁”

我甚爱小动物，更爱猫。现年老，别的小动物无力养，猫则家中常有一只。不过现在这猫是由野猫变成的。

我所住成大教职员宿舍大门围墙外，由于地势较宽广，前数年，一条巷子的垃圾都向我大门外倾倒，成为小丘。垃圾堆中当然有些废弃的鱼头肉骨，野猫遂以此为“淘金”之所。后来成大厉行环境清洁，到处设立有盖的垃圾箱，各处垃圾堆也铲平，那些野猫向来在我门前垃圾堆讨生活的，误以我为它们的食主，到我家爬纱窗，拱门户，对着我哀哀叫唤。我不胜其烦，也于心不忍，拌了一大碗鱼饭置后院，听它们吃去。猫之强者可以抢到三四口，弱者半口不到。我的力量有限，二百数十元买十公斤的米，我吃不到三分之一，而三分之二，入了猫腹，我哪能布施得这么多？

记得林海音母女来古都相访，祖丽见了这许多猫，曾讶然惊呼道：“苏先生，你竟养了这一大群猫！”我答道：“都是野的，一只家的也没有。为怕它们吵我，只好每天施舍一碗饭安抚安抚。”后来那些野猫或者慢性饿死，或者被人捉去卖给山地居民，渐渐减少了。只剩下一只丑陋不堪，带着两只猫仔的母麻猫。